

中国传统家具造型演变与社会文化内涵探析

杨 梅 YANG Mei
山东科技大学

The Study of the Form Evolu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Furniture and the Social Culture Connotation

摘 要：中国传统家具通过各历史时期的演变完善了其服务于人类的使用价值，同时还在特定的环境中形成了风格各异却又血脉相承的风格样式。从中国传统家具造型风格的演变可以解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以及不同时期的文化观念与审美风范。

关键词：传统家具 传统文化 造型

Abstract: By evolving through various period, Chinese traditional furniture has fulfilled its use value contributing to all humanity. At the same time various style has emerged successively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From the style evolu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furniture, we can analyze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ultural concept and esthetic sentiment of various period.

Key words: traditional furniture traditional culture form

Internet 检索: www.artdesign.org.cn

我国是一个土地辽阔、资源丰富、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无论是文化积淀还是物质文明都有着博大精深和丰富多彩的内涵。家具文化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各历史时期的演变不仅完善了其服务于人类的使用价值，同时还在特定的环境中形成了风格各异却又血脉相承的风格样式。从中国传统家具造型风格的演变可以解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以及不同时期的文化观念与审美风范。

神秘宗教色彩的商周家具文化表现出的超越家具物性之上的鲜明的原始宗教意识和礼器特征对传统家具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

中国奴隶制社会逐步形成发展于夏商周时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期及传统家具的萌芽期。这一

时期人们敬神崇祖，通过祭祀的方式与神灵相通，以此表达对自然力量和先祖的崇敬。大量的祭祀活动促进了祭祀器具的繁荣，礼器成为人与神沟通或显示王权显赫的工具，并使它们具有了浓厚的宗教神化色彩。这一时期的礼器常以石材和青铜材料制作鼎和俎，纹样以饕餮纹和夔龙纹为主，艺术风格威严、恐厉而狰狞，增加了青铜家具的虚幻神秘色彩，是殷商文化天地崇拜和崇尚征服力的象征。周代家具出现了严格的等级秩序，《礼记》曰：“俎豆牲体，存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贵贱也”。对俎的使用记载更为详细，因俎为载牲之器，故常与鼎配套，且为奇数。天子诸侯之礼应有大牢九鼎九俎，卿或上大夫之礼七鼎七俎，下大夫五鼎五俎，士礼三鼎三俎。在周朝，由于受到当时“中剖为二”、“相接化一”的两分倾向的哲学文化影响，当

时家具的造型和装饰上都运用对称而规整的形式,这样更能增加器具的庄严感和神圣感。

神学意识的没落和学术思想及人性的自由解放为传统家具艺术的多元化表现提供了创作的思想基础

没有精神枷锁的春秋战国时期思想言论空前自由,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老子的“道法自然”、孔子的“仁者爱人”、庄子的“无为”和孟子的“民重君轻”这些哲学观点对以后的意识形态及家具制作影响深远。商周时期象征王权神授的祭器和礼器,随着传统典制的消亡,宗教观念的迅速褪色而结束了特定的文化使命。家具逐渐摆脱礼器形制走向日用,家具所表现的理性和人间意趣日见蔓延,艺术风格一改先前的神秘和沉重出现了精雕细琢、镂金错采、奢侈豪华的气象。装饰特点集绘画、雕刻于一身,以自然景观、植物图案、想象吉兽为表现主题,用象征联想来表达理性与浪漫的觉醒和交织,折射出崇尚自然之美和浪漫主义情调。造型寓变化于简练之中,栩栩如生的装饰纹样和动物造型,既强调家具的装饰效果又成为整个造型、功能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初步完成了由神秘到现实、由图腾符号向自然图案为主题的转换,为后世古典家具艺术开拓出“顺物自然”和“浪漫主义”情调的广阔空间。

礼法秩序观念深入中国传统家具成为造型艺术表现的主题

中国人的生活自古以来就与社会伦理关系密切,在西周社会就产生了周礼。如“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敬人而忠焉”(《礼记·表记篇》)。周人强调礼治,十分重视现实,礼的本质是等级和秩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周朝的礼器家具已与宗法礼仪制度融为一体并上升为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周礼减弱了殷商家具特有的神秘压抑恐怖之感,在造型上形成一种明朗、礼治、规矩的艺术风格。席地坐是当时的主要起居方式,西周的统治者根据席的优劣和装饰特点规定了严格的“五席”制度。《周礼·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各物,辨其用与其位。”色彩的运用也要符合礼制。《春秋·谷梁传》有“天子丹,诸侯黝,大夫苍”的记述。可见周代的家具从材质、装饰到色彩都要严格按照等级与名分处理,不可僭越礼制。这种家具文化特征对其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家具演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秦汉以后,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制度及伦理规范,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日趋完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学说在中国社会的正统地位,及至宋明理学勃兴,儒、释、道三教合流,建立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使儒家学说进一步强化并走向哲学化。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成为至高无上的天理。如东汉以后,屏风作为一种家具就被文人赋予了某种寄托而变成一种文化,屏风成为儒家道德伦理的化身。在文人的参与下,这种儒学理论形态不断发展深化,导致家具艺术在物性质量尽美和脱离人体功效,家具的造型在物性与礼法的交织中上升为一种文化的载体。比如在儒家“礼人一体”的思想统摄下,要求一切以礼为依据。体现在家具造型风格上最为典型的是明式椅。明式椅都是方方正正的,椅子靠背与坐面大多呈直角,让人正襟危坐,体现了中国人注重行为举止的礼

仪风范。从某种意义上说,用明式椅歇息或许不是最佳方式,但它在礼仪、社交、伦理上却多于休憩的功能,对于使用者来说似乎更在乎于文化上的慰藉。

异质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融使中国传统家具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为传统家具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和技术保障

西汉以后,历经连年的战乱和政权的频繁更迭,大量少数民族纷纷进驻中原,各种文化形式在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得到充分交流和融合。佛教文化随遇而安、与世无争的思想与儒家安贫乐道、顺应天势及道家无为不争、安时处顺的经世态度,为乱世中的人们找到了心灵的慰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与中亚、印度,尤其是与西北少数民族的融合,异域文化,异域价值观、审美观通过佛教造像和壁画中的人物形象、服饰、家具等方面慢慢渗透,影响到当时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使传统的生活习惯和礼制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胡床、椅子、方凳、圆凳等高型坐具的传入,不合礼制的“虏俗”开始流行,影响了传统席地坐的起居方式。到了隋唐五代时期家具的主流从席地而坐的低矮家具到垂足而坐的高足家具。佛教建筑、造像有关的某些要素如石窟券洞、基座等与传统家具的壶门结构融合,沉淀出古典家具尤其是明式家具特有的腿部外轮廓曲线及束腰形式。明代商品经济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城市的繁荣和海外贸易的开放,为家具艺术风格走向成熟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材料基础。南洋各国的名贵珍木,其质地细腻温润,色泽幽雅,斑纹华美。在制作中尽可能地保持这种天然肌理的品质,加之华美的细部雕刻,与沉稳的结构一道恰当地表现出文质相兼的审美趣味。清代康熙盛世,西方传教士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中西合璧的广式家具应运而生。广式家具的风格形成于广州独特的地理位置,由于西方文化东渐,广州成为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门户。清代中叶,建筑业兴起模仿西洋建筑之风,与建筑相适应的家具也结合时代的步伐,形成了自己新的风格。于是用料大方、形体厚重、雕刻繁缛、装饰炫目的广式家具盛行起来,受西方文化影响,中西结合式家具对传统家具的造型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含蓄、内敛的文化传统在中国传统家具的制作上有所反映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内省”、“仁”、“忍”以及“和为贵”的中庸思想成为中国古代文人处世的行为规范,这种文化特性在明式家具上也有所反映。比如“攒边”即把面板装纳在四根用格肩榫攒起来的边框之中,这种处理方式传达了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含蓄性、内向性在家具技术语言上的体现。明式家具许多构件的加工、装饰的技法、材料的处理都蕴含这种含蓄、内向的文化意味。

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传统家具的造型

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向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

色,也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与古希腊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希伯莱文化、佛教文化重视人与神的关系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侧重于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修养问题。中国哲学无论儒、道、佛,本质上都是一种人生哲学。在这种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古代传统家具呈现出自身独特的造型。明式家具“巧而得体,精而合宜”体现在坐椅上,其靠背为一整体造型的木板,其曲线与人体脊柱相吻合,既简洁明快,坐上去又使人有依托感,扶手等的设计十分自然、圆润,这种有机的形态给人一种亲切感,富有浓郁的人情味。

注重寓意装饰纹样赋予传统家具深层的含义

装饰是影响家具造型风格的一个直接的因素,各时代的装饰纹样大多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情趣,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文化风格的最直接的反映。因为它与其他工艺品的纹样一样,装饰纹样本身有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有的纹样甚至可以作为鉴定确切年代的重要依据。如商周时期的饕餮纹、夔龙纹和云雷纹增加青铜家具的神秘性,浪漫的楚漆家具纹饰摆脱了商朝宗教神秘、周朝井然有序的风格,走出为鬼神、王权服务的怪圈,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动物纹以及表达现实生活情趣的场景纹饰。先秦庄周的恣肆、屈原的奇幻直接影响着汉文化,正如整个宇宙由于充塞元气而不停的流动,流云飞动的装饰纹样也就自然而然成为汉代家具装饰最为显著的特征。西汉以后异质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融使莲花纹、卷草纹、火焰纹、飞天等与佛教有关的纹样成为家具装饰题材,装饰风格既受异域文化的影响,又有自己独特的清秀风格。明式家具的艺术特色高度概括为“简、厚、精、雅”,不重装饰的审美取向显示出“不事雕琢天然成趣”的老庄质朴之美和儒家的“君子”品质。象征吉祥富贵、昌盛繁荣具有寓意的装饰纹样在清代被广泛应用达到了鼎盛期,到了“言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地步,主要以含蓄、谐音等手法组成具有一定吉祥寓意的装饰纹样,但在宫廷

的纹样装饰工艺上逐渐趋向矫饰造作,雕琢过分,尤其到了晚清纹样装饰总体上格调不是很高,这也是王权衰退走向没落的一种反映。

中国传统家具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载体

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中,我们的先人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传承与创新。正如《士与中国文化》中所指出的:“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是士的中心任务。”文人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可估量的,他们的好恶往往影响那个时代大众对家具的看法。中国古代遵循“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何也?质有余者不受饰也,至质至美”的艺术传统,这在明代和清初的苏式家具中体现尤为明显:造型上淳朴清雅,气韵生动,不重雕饰,强调天然材质的审美格调。到了清朝中期,这种局面有所改变,人们不再是追求古朴、典雅而富有理性的家具形象,从反对“雕绘文饰”的明式气象中转向到文饰传统中寻求寓意和补偿,采用艺术与科学结合的方式表现出种种新的审美创意,这也正是新的历史环境赋予家具的一种新审美理念。

家具的发展总的来说是不断向前的,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展程度不一样。通常在封建帝王比较开明、社会政治平稳、民众安居乐业的时期,手工业蓬勃发展,家具造型变化相对更加丰富。中国传统家具历经先秦的质朴浑厚、春秋秦汉的浪漫神奇、两晋南北朝的婉雅秀逸、隋唐的华丽润妍和宋元的简洁隽秀,最终沉淀出质朴简练古雅精丽的明式风格。这种家具艺术语言样态的演化,首先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其次才体现出家具物性的本质。这种基于物质表层结构和民族传统文化深层结构双向语汇的艺术表现形式,具有超越于家具自身物性之上的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启喻性和行为规范的教化作用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古典家具的独特艺术风格,解读中国社会文化内涵是传统家具艺术继承与创新的前提。

参考文献

- [1] 于伸.木样年华-中国古代家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 [2] 刘介民.中国传统文化精神[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
- [3] 赵克理.中国古典家具的艺术风格成因[J].艺术与文化,2005,1.
- [4] 叶德辉,王斌辉.中国传统家具造型变化与文化分析[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2003,6.